

CHULEWO NINAINENGAI SHUI

# 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

人家女扮男装，她也女扮男装，人家风流潇洒，反串钓金龟婿，她却经历百般磨难，要甩掉金龟婿。老天爷何其不公平啊！

四叶铃兰◎著



朝華出版社



四叶铃兰◎著

 朝華出版社

# 除了我 你还能爱谁

CHULEWO NIHAINENGASHU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 四叶铃兰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054-1818-9

I. 除… II. 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981 号

## 除了我你还能爱谁

作 者 四叶铃兰

策划编辑 王 磊

责任编辑 马 艳

特约编辑 陈 文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68433141(编辑部)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莱芜市正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37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818-9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拒婚的伤害·1

第二章  
初遇龙茗·4

第三章  
初次过招·7

第四章  
昨夜的回忆·12

第五章  
第二次过招·15

第六章  
离经叛道·18

第七章  
龙茗的规矩·23

第八章  
一石惊起千层浪·28

第九章  
龙茗也脆弱·31

第十章  
情人之约·35

第十一章  
又骗他·40

第十二章  
郡王明路·48

第十三章  
接近明路·53

第十四章  
毁婚计划之开篇·59

第十五章  
真假田惜日·63

第十六章  
秋闱前的考场·73

|           |      |
|-----------|------|
| 第十七章      |      |
| 渐渐滋生的爱    | •87  |
| 第十八章      |      |
| 累积的痴念     | •93  |
| 第十九章      |      |
| 奇怪的感觉     | •98  |
| 第二十章      |      |
| 男扮女装与女扮男装 | •102 |
| 第二十一章     |      |
| 隔墙有耳      | •109 |
| 第二十二章     |      |
| 身不由己      | •115 |
| 第二十三章     |      |
| 都在演戏      | •121 |
| 第二十四章     |      |
| 风流公子      | •126 |
| 第二十五章     |      |
| 梦碎了       | •133 |
| 第二十六章     |      |
| 灭贼开篇      | •139 |
| 第二十七章     |      |
| 今夜无眠      | •146 |
| 第二十八章     |      |
| 赛前游戏      | •152 |
| 第二十九章     |      |
| 谁为你狂      | •158 |
| 第三十章      |      |
| 芒刺在背      | •164 |
| 第三十一章     |      |
| 守株待兔      | •171 |
| 第三十二章     |      |
| 深入虎穴      | •178 |
| 第三十三章     |      |
| 竟是假的      | •187 |



|         |      |
|---------|------|
| 第三十四章   |      |
| 为什么会是他  | •191 |
| 第三十五章   |      |
| 再次光彩夺目  | •197 |
| 第三十六章   |      |
| 将计就计    | •204 |
| 第三十七章   |      |
| 卧薪尝胆    | •211 |
| 第三十八章   |      |
| 一雪前耻    | •217 |
| 第三十九章   |      |
| 摸不着的四万两 | •223 |
| 第四十章    |      |
| 天赐良缘    | •230 |
| 第四十一章   |      |
| 一个人情    | •237 |
| 第四十二章   |      |
| 春风十里香   | •242 |
| 第四十三章   |      |
| 为伊消得人憔悴 | •249 |
| 第四十四章   |      |
| 真假李瑜    | •256 |
| 第四十五章   |      |
| 给她一刀吧   | •264 |
| 第四十六章   |      |
| 因祸得福    | •270 |
| 第四十七章   |      |
| 跟不跟你走   | •279 |
| 第四十八章   |      |
| 只是为你    | •285 |
| 第四十九章   |      |
| 取与舍     | •293 |
| 第五十章    |      |
| 龙茗的魅力   | •298 |



|         |      |
|---------|------|
| 第五十一章   |      |
| 女扮男装    | •303 |
| 第五十二章   |      |
| 不好惹的女人  | •309 |
| 第五十三章   |      |
| 三个男人一台戏 | •314 |
| 第五十四章   |      |
| 冰释前嫌    | •320 |
| 第五十五章   |      |
| 迷人的风雅   | •329 |
| 第五十六章   |      |
| 凤凰山     | •335 |
| 第五十七章   |      |
| 狩猎      | •340 |
| 第五十八章   |      |
| 动容      | •344 |
| 第五十九章   |      |
| 金国使者    | •348 |
| 第六十章    |      |
| 蹴鞠比赛    | •353 |
| 第六十一章   |      |
| 嫁给我吧    | •360 |
| 第六十二章   |      |
| 冰刻的回忆   | •363 |
| 第六十三章   |      |
| 水土不服    | •366 |
| 第六十四章   |      |
| 离家出走    | •369 |
| 第六十五章   |      |
| 天下第一美男  | •374 |
| 第六十六章   |      |
| 请君入瓮    | •379 |





六月，一连数日的阴雨，心是浮躁的。

田惜日看着院中星星点点的白色茉莉花，脆弱地在斜风细雨中摇摆，弱小的花瓣因经不起风雨的侵袭再也撑不住地零落，终化成泥，心中隐然升起了一种烦闷无力之感。

忍不住地想起两年前——

她十五岁，刚及笄。

夜宴上，皇上玩笑般的意有所指，他当场玩笑般的推拒，一切看似都只是一场谈笑而已。

还记得——

那夜透过珠帘，听到他清朗的声音，看到他挺拔的侧影，便令她隐约地期待着什么，可他的一句话却顿令她情窦初开的心轰然破碎。

他说：“田大人之女，艳冠京城，未及笄时便听闻有许多名门公子欲求其姻缘，奈何听闻田小姐只愿嫁痴情男子，不愿与她人共侍一夫。而今，臣美妾成群，岂敢有些许妄想？！呵呵，臣恳请皇上就饶过臣的风流吧。”

闻言，众人大笑，此事似乎就此一笑而过。

可从此以后，她俨然成为京中妒妇楷模，再无人问津！

如此一过，便是两年。

父亲因她成为朝中笑柄，两年后仍对此耿耿于怀，不喜他人提及此事，甚至……不愿看见她。

母亲身体本就不好，那一年更因此病情加重，最终未能挺过那年的冬天。

一时间，又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她命硬，克夫克母，京城便再无她立身之地。

父亲虽对她不薄，但终是找了个缘由把她送到了这江南之地——苏州。

苏州这座城，初来时她并不适应，因水土不服气候潮湿温热而病了许久。幸而有田双、田勇二人细心照料，终是挺了过来。

一连数日阴雨，她终于忍不住了，突然想出外走走，却不曾想，才走出寝房，就见这满园的茉莉花瓣不堪风雨而凋零，顿时心感凄凉，不禁又想起了往事……

两年前，京城闺阁的小姐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袭郡王索阁。那一年，他几乎成为了女儿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夫君人选。

他英姿俊美，少年英雄，有关他的经历和传闻在她们这些京城小姐中就像是一则传奇。

他十五岁时就被皇上亲封为前锋参领，而后又被调守边疆多年，最近因边疆战乱多已平定，四海皆臣，被调配回京。

听说他刚一回京，就被皇上赐封为袭郡王、大将军加封护军统领职，年纪轻轻便官至二品，手握京城重兵，最是被皇帝倚重。听说他擅使一柄金头长枪，战场上杀敌勇猛，是个以一敌十的热血男儿；听说他用兵如神，熟读兵法，熟知礼仪；听说他曾醉卧沙场大笑令敌人胆寒；听说他曾饮敌人之血而高歌，令敌人闻歌而夜不能寐；听说他征战沙场无数却从未败过，敌人只要闻其名便已胆战心惊；听说他温文尔雅，即使最挑剔刻薄的姐姐田贵人都在她的面前多次提起了这个男子，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贵公子。听说……听说……

听说过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传闻，可似乎也不关她什么事，她从来只把这当成故事听，但仍免不了女儿家心里的好奇，这样的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少年时便追随他父王征战沙场，一直甚少回京，京城内真正见过他的人很少。

而恰好，那晚，皇上邀群臣携家眷入宫参加晚宴，其中就有这久闻却不曾一见的袭郡王。

当晚，各臣子故意携及笄的女儿入宫争奇斗艳。那晚亦是她第一次见到他，见到这个让姑母皇太后和姐姐田贵人同样赞叹的贵公子。

晚宴上，珠帘后，惜日与一群妙龄女子坐在一起，她们当中有的只敢偶尔偷偷地向帘外看上一眼，有的则大胆些，状似不经意地撩起珠帘目含秋波向外盈盈递送。

惜日面露笑意，自从她及笄后，便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晚宴，她自然知道参加这种筵席的意义，此情此景在她眼里早已不再陌生。只是今日，似乎大家更为浮躁一些，或许，正是因为帘外的他吧……

惜日手握精致的绸扇，轻轻地摇着，透过时而被人有意无意撩起的珠帘，也多少看清了外面男子的面貌，懵懂的心思，在乍见那挺拔的侧影和俊美的面容后也不禁多看了几眼。

正闲散地听着女子们小声对袭郡王的谈论和嬉笑时，突然听到皇上说有意把她赐给他！

那一刻，她的心突然跳得极快，那种感觉从未有过，是陌生的，却又期待、彷徨、兴奋！那一刻，似乎再有一刹那心都要跳出胸口了！手心中不禁蓄满了虚汗。



在一片惊讶声中，四周充斥着妒忌、凌厉、审视的目光，更夹杂着几许低低的讶然抽气声，但她只是用力握住手中的绸扇，企图遮掩自己几欲控制不住脱口而出的那声惊呼，之后……唯剩窒息一般的屏息等待。可就在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心猛然坠落……

忽然有种想夺门而出的冲动，更有种想把自己闷在被子里闷死的欲望……

可后来那一切的感觉都没有了，隐约间似乎自己再次轻摇起了绸扇，嘴角不受控制地弯起，一丝苦涩由胸口涌了上来。

原来，不是不期待的，不是不在意的……

她猛然打断自己的思绪，不能再想了，都已两年，该丢的，就不该留。

大踏步走向大门，田双、田勇紧随其后，她伸手接过田勇刚打开的雨伞，迎着细雨，大步而出。



雨绵绵延延地下着，天依旧阴沉沉，南方的潮湿她仍然不太习惯。虽然面前似呈现着一幅幅山水图画，虽然小桥流水中倒映的是一张若隐若现的丽颜，虽然这平静的日子得来不易，可心还是不能平静。尤其是那些令她烦躁的往事，每当想起，心便会变得浮躁。

信步走过双拱桥，便到了苏州最繁华的街道，虽然连日阴雨，可能是这里的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的原因，街道依旧热闹非常。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身影，听着四处传来商贩和客人们讨价还价的繁杂之声，心中的烦躁之感竟有所缓解，有了想逛上一逛的念头。

如今远离了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反倒变得无拘无束，细想之下，未尝不是好事。

其实长这么大，她很少有机会这般闲散地逛街。在京城里时，真正能大大方方去的地方，不外几处，除了田府就是皇宫，再就是城南大佛寺。其他出得了门的时刻，也都是偷偷摸摸的，哪有如此闲适。如今这样惬意倒也畅快，苏州，她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

苏州自古多雅士，山水风情中自透着一股风流之气。

风依旧在吹，雨依然在下，但此时此刻感受到的却已不同。已经多久了？她未曾出过门，她忽然感觉到一种很长时间也未曾感受到的快乐和自由。

主仆三人一连逛了几个时辰，刚从停鹤楼看完古董字画，便来到桥边的凉亭上歇脚，刚刚坐下不久，四周便狂风大起，雨越下越大。

人们手中的雨伞被大风大雨吹得开始撑不住了，整个街道没有了刚才的秩序，变得混乱起来，许多人遮头大跑，纷纷找避雨的地方。一个妇女牵着孩子跑了几步便跌倒在地，衣衫上溅满了水渍，孩子也跌得大哭，妇女赶忙爬起，不顾自己的狼狈，抱起了孩子轻声安抚，而后继续跑远。

一会儿的工夫，原本来来往往的街道片刻间变得冷清了。

田双说道：“小姐，雨下大了，我们还是暂且停留一下，等雨小些再走吧。”

惜日闻言点了点头，抬头望着还在街道上寻找躲雨之地的行人，就在这时，忽见两个男子亟亟奔入凉亭。当先那人衣衫尽湿却不显狼狈，身姿优雅且衣着华贵，尤其那人的领口及袖口都绣着极为精致的金色兰花，一看便是个有身份、有地位之人。那人额头及脸颊上都有些雨水，他只抬手随意擦了一下，一抬眼恰与惜日探索的目光相对。那样清澈却放肆的目光令惜日一怔，脸颊蓦地微微一热，下意识地偏转过头去，不敢再看，却仍感觉得到他的注视。不知为何被这样的目光盯着看顿时让她觉得心慌起来，手脚姿态都变得有些僵硬了，却无勇气斥责此人放肆的行为。

随他一起奔入亭中的似是他的奴仆，刚奔入亭子便自顾自地大叫起来：“公子！怎么办？我们怕是赶不及了！”

那公子轻声一笑，入耳的声音清亮优雅：“没关系，这雨下得急，一会儿便会小了。”

那小厮想必是个急性子，听了这话仍按捺不住着急的情绪，望天叫苦道：“公子，叫你坐车去，你偏要步行，这下子可怎么好，迟了郡王爷的邀请，那可是……”

当——小厮的额头被弹了一下，声音清脆。

惜日忍不住又转头看了过去，正见那位公子笑道：“你不必如此急躁，肯定来得及，你这家伙总是这样一副急性子，大惊小怪的也不顾这里还有旁人在！”话音刚落，便对惜日三人回眸一笑。

恰好这时，惜日及田双、田勇同时看到了那一笑，三人竟然同时愣住了。

惜日心中一震，“回眸一笑百媚生”，没想到竟会在个男子身上应景。

忽然那个小厮大笑起来：“公子，您的魅力真是无穷尽，若是江总管在场……”小厮的话未能说完，再一次惨招“毒打”而中断，那公子斥道：“休再多嘴，否则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

那小厮摸了摸额头讪讪地笑了笑，竟似对这类威胁颇不以为意。

这时，又有两人为避雨而奔进了亭子，刚一进亭，看到正在亭中躲雨的男子，二人同时眼前一亮，急忙开始整理自己的发髻和衣衫，不时地偷看那位衣着华贵的公子。慢慢地，脚步微挪，二人一点点地欲靠上前去，眼看着近了，中间却忽然窜出一人，正是那猴子一样的小厮。只见那小厮昂首挺胸，气势凌人，大声道：“若有情性欲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边说手边伸到了两位姑娘的身前。

被他这样一说，两位姑娘立刻面颊生红，躲在了一旁只是偷偷看向男子。那公子转过身去，不去理会二女，只微微挑了挑眉，似乎对刚刚他家小厮说的话不以为意。

此时，雨下得愈加大了，街上行人极少，亭外因这场急风暴雨变得雾气蒙蒙。亭中又陆续奔进来三个人，本来不大的亭子更显得拥挤了。田双、田勇把惜日护在身前，自成一方天地，使得外人不能靠近。那位公子恰好站在田勇身后，一脸不慌不忙，闲适地看着亭外的朦胧景色，听着噼噼啪啪的雨滴声似乎挺自得其乐，而他的小厮则一脸戒备，紧紧地盯住刚刚进来的三人——确切地说是三个女人。

忽然，亭内又响起小厮清亮高傲的声音，连巨大的雨声都遮掩不住：“若有情书相递，每人十两。若想和我家公子说话，每人二十两！”

“给你！二十两！”一个女音，声音不大，惜日却听得清清楚楚。二十两？如此大方，只为了与一个男人说几句话？惜日再也忍不住好奇，回头望去。只见那女子身着红衣，衣饰精致，乍一看煞是娇媚。

那小厮满意地接过银子，先在手掂了掂，又放在牙上咬了咬，然后欢欢喜喜地收了起来，却仍不让开路，嬉皮笑脸地又道：“姑娘有什么话请说，小的会立刻替你转告我家公子。”

那红衣女子闻言有些生气，瞟了一眼小厮，目光看向小厮身后那个挺拔的背影，再也移不开目光，傲然道：“我要和你家公子当面说话，你开个价吧！”

“无价可开！我家公子想和你说话自会和你说话，我家公子不想说话自不会说，这是我家公子的惯例，全苏州城都知晓。听口音，姑娘是外地人吧，刚来苏州不久？嘿嘿，小的奉劝姑娘一句还是遵循惯例为好，否则……嘿，若姑娘想破此例，那可要全苏州的姑娘同意才行啊！”小厮边说眼珠子边滴溜溜地转，十分精明的样子，想来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胡说，你这下人也敢狐假虎威，危言耸听，快些让开！”那女子身后的一个婢女呵斥道。

那小厮并不让开，反而咧开了嘴大笑了几声，又道：“姑娘定是刚来苏州不久，大概有些事情不太清楚。五年前，有一位姑娘也是非要破例与我家公子说话，却被全苏州城的姑娘嫌弃，最后不得不远嫁他乡。唉，算起来这个还算是好的。四年前那个，因此被逼得跳河自尽，虽然没死也相差不远。三年前那个，全苏州都不卖胭脂水粉、衣饰锦缎给她，害得她到最后每日只能穿破旧衣衫，像个乞丐，到现在都嫁不出去。两年前的那个，只要一出家门就被全苏州的姑娘在大街上追打，就像是过街的老鼠。唉，那个惨啊，至今还不敢出门。自从去年便没人敢破此例了，今年……哦？难道姑娘想成为今年的……”

那红衣姑娘越听脸色越是难看，心里虽生气，却是无可奈何。这时见雨变小了，再也待不住了，一转身便跑出了亭子，两名丫鬟也随之而去。

望着她消失在雨中的背影，惜日却忍不住冷冷笑了起来。

她的笑声并不大，但在这小亭子里，所有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的笑，笑得莫名其妙。在场唯有田双些许懂得她的心思，田双不禁微皱起了眉头。

惜日转身轻轻吩咐身后的田双及田勇道：“雨小了，我们走吧。”

“是。”田双在前为她撑起了雨伞。田勇跟随其后亦步出亭子，三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雨中。



自他出生以来，显赫的家世，富甲一方的财富都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边，再加上家族遗传的俊美，致使他从小便备受关注。他是幸福的，他是骄傲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一世的。

美人他见过太多太多，自五年前，他将要成年，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不知围绕多少女人，年轻可爱的，成熟美貌的，古典的，妩媚的，骄傲的，冷若冰霜的，热情如火的，知书达理的，太多太多。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族遗传，竟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女人的伎俩他看惯了，五年前是难以动心，现在是懒得答理，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出门他都会带着这个猴子一样的随从的原因，有他在，他便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但，那日在凉亭避雨，那个看似端庄娴雅的女子，那突如其来的嘲讽冷笑，令他头一次主动地看了她好几眼，可他不曾想，那女子会是那样的不同，不同到……可以一天出现在他面前三次！一天内连遇三次，三天内天天如此！这让他觉得肯定是她欲擒故纵的把戏！天底下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他去哪里都能遇到她，要说的不期而遇，鬼才相信！而且她这种小伎俩早在三年前便有人用过了，哪能骗得了他！

难道苏州真的这般小吗？她从茶楼雅座向外望去，不经意又碰到了那双清澈但却放肆的黑眸。自然身旁不远处密密麻麻布满了巴结奉承之人，用脚指头想都是龙少、龙爷、龙公子、龙兄、龙哥、龙茗、龙亦宁了。他在苏州真是有名得不能再有名了，若刚来还不认识，那么不出三日，想不知道他都难。平日里只要走在大街上，似乎街上所有人都认识这位龙公子，上至知府大人，下至路边乞丐，当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街上做买卖的都会和他迎面打声招呼，所以她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他是谁。

还记得，只是随口问了一下卖胭脂的老大娘一句他是谁，那位热心的老大娘几乎拉着她讲了一个下午，连生意都忘了做了，说得最多的一句便是哪家的姑娘要是能嫁给他

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高香，必是天上的仙女转世，人间福气至极的女子。惜日听到最后，险些口吐白沫，不支倒地。可这都不算什么！最最可恶的是，她为什么像是撞了邪似的，到哪里都能遇见他？！只要她一上街，不管去哪儿，他们都有本事相遇。即便她都躲到了二楼的最僻静的角落里去喝茶，都能和他不期然的回眸来个遥遥相对，就像现在！天哪，晴天白日里的梦魇！

双眸相遇时，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轻蔑，不禁都略显惊疑，不知不觉，二人同时发出一声冷哼，嫌弃地撇转过头去。惜日仍然自顾自地喝着茶，不知何时茶水都喝完了，嘴角沾着茶叶也无知觉，还在不停地端起茶碗喝茶。而龙茗只顾埋头走路，险些和迎面的人撞了个满怀，甚至连过往的熟人和他打招呼都不知理会。那二人同时心里都想着一件事，一件相同的事：“她（他）居然敢看不起我？！”

忽然，龙茗身形逆转，反方向大步而去，走到临仙楼前，一撩下摆，抬步走了进去。临仙楼的老板一见来人，还未来得及迎上去，就见龙少爷风一样上了二楼。他目光一扫，立刻寻得东侧最角落靠窗之人，眨眼间很不客气地坐在了她的对面。

正坐在一侧的田勇突见此人来意不善，猛然起身，盯住他。却见他目光清冷、面露冷笑，气息丝毫不乱。心下一惊，握紧了双拳。

惜日吐出吃进嘴里的茶叶，惹来对面男子似笑非笑的冷哼。她不慌不忙地用丝帕擦了擦嘴边茶渍，方才起身为他和自己各斟满了一杯茶。龙茗也不客气，拿起来便喝了。

总是跟在龙茗身边的小厮慌慌忙忙地追将上来，快步跑至龙茗身边站定，上下喘不过气来，急着想要开口说话，却被主子的声音打断：“有话就快说！”那小厮一愣，发觉此话不是与他讲的。

惜日冷然抬眼，这句话是对她说的，见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当下冷笑。

小厮闻言，咽下了想要出口的话，对她一脸防备，退至主子身后还紧紧瞪着她。

龙茗见她沉默，不耐烦地撇过头去，似乎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催促道：“快说！”

他越是如此说，她越是想敷衍他，她慢慢地拿起茶杯，悠然地打开茶盖，凑到唇边，慢慢吹着，生怕烫着似的，小小地润了一口，眼角余光看到对方竖起的眉毛，方道：“不是不说，是小女子着实害怕了龙公子的惯例！”

看看，居然都知道他姓什么了，果然是对他别有用心！这女人一副惺惺作态、装腔作势的样子，龙茗不耐烦到了极点。“害怕就不要总是出现在本公子的面前！”话音刚落，起身一拂袖子，茶碗哗啦摔在地上，刚迈出去一步，便听到身侧那女人冷哼：“茶碗摔坏了是要赔的。”

一时间，二楼里的人，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掉根针估计都听得见。

茶馆二楼虽然人不多，但总还是有客人在。自从龙茗突然上楼便全部鸦雀无声了，都屏住呼吸注视着东边这一角，偷偷地看好戏。

龙茗闻言，蓦然回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却听到惜日又冷冷地道：“我是不会替你赔的。”



龙茗眯起了眼睛，霎时间，怒向心头！

就是这种鄙视的神态，嫌弃的表情，还有那像是看一坨牛屎似的过分的眼神才使他失了控制，第一次主动和一个女人说话，还不小心摔碎了茶碗（他当然不是故意摔的啦）！！

一股怒气瞬间疯狂蒸腾！一下子便窜遍了全身，想给这个别有用心，惺惺作态，装腔作势，不识好歹，不讨人喜欢，看了就让人烦的女人一点教训！

想到就做了！

他忽然出手指点住女子身旁看似练家子的两个仆人，回手一抓就把女子扛在了肩上，瞬间消失在了窗口。

临仙楼二楼此刻正在喝茶的客人们，全部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当中也包括一直张大嘴傻了一般的龙茗御用猴子小厮小足子。

不一会儿，众人回神，全部蜂拥在窗口探头张望，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早已没了龙茗和那个女子的踪影。

蓝天白云的，其实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只是这片蓝天下，偏有两个人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当风吹过龙茗的面庞，他才猛然惊醒自己正在干什么，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和一个女人这样接近，更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将一个女人扛在肩头，更更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晴天白日里、众目睽睽下扛着一个女人跑了，目前还在飞檐走壁中！

显然如今已骑虎难下，这女人自从被他扛在肩上就没了反应，心里只想着应该把这麻烦赶快处理掉。

惜日被气得一口气险些没喘上来，就此背过气去。他们行进的速度极快，景物飞快地在眼前闪过，脑袋倒挂一时间头晕目眩，竟忘记了挣扎和求救。当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一个陌生男子扛在肩上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有咬牙切齿外加甩手踢脚地怒吼道：“你再背着我，你就要对我负责！”

显然这句话很有效果，龙茗猛然停止了脚步，一翻手就把她从肩膀上摔了下来。摔得惜日龇牙咧嘴，半天也爬不起来，他则居高临下一脸烦躁地道：“好！”

好什么好？惜日尚未反应过来，就见他几个纵身，已消失在亭台楼阁中……他竟就这样把她像丢垃圾一样丢在这里。半天反应过来后，方才惊觉！此刻自己正在三层高的屋顶上，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天哪！她该怎么办？

哎哟！被他摔得好疼。

她在这座四周无人，不知道是谁家的戏台屋顶上待了几个时辰。时间不断过去，怒火不断累积，直至夜晚来临。

夜晚，星星布满天空，惜日躺在屋顶，想哭。

四周空旷冷清不见一个人影，到了夜晚着实有点恐怖，尤其是哭声，即便是自己的，也会让她毛骨悚然，所以她一直忍着，坚决不哭。

想大喊救命，又觉得很丢脸，可她又爬不下去，更没有胆量跳下去，只有等待田双、

田勇来救她；不过，直觉告诉她，希望渺茫。她的肚子开始唱空城计了，望着天上的星星，便觉得星星看起来都像芝麻，天上的月亮看起来像大饼，加起来正好就是芝麻大饼。肚子越来越饿，以前从未有过挨饿的经历，一时间脑海里想起了所有曾经吃过的东西，就连平日里不爱吃的鸡蛋此刻都觉得很好吃，渐渐地，芝麻大饼也不能再吸引她了，望梅止渴终究徒劳。她开始困倦，躺在有些扎人的瓦砾上，眼前渐渐一片迷茫……忽然，一只脚不客气地踢在了她的手臂上。她猛然睁开双眼，抬头望去！

踢她的不是别人，正是那龙茗。一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刚想发作，就见他的身旁还有另外一个人。

此刻，那人正责备地看着龙茗。龙茗有些不以为意地侧了侧身，不去理会。

看见另一张梦魇中的面孔，惜日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一肚子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转变成了另一种难以言语的心绪。

她懒懒地站起身来，见罪魁祸首仍旧是不知悔改，不以为意地侧着脸，目光流转。惜日随意地拂了拂衣襟，上前垂首请安道：“民女给袭郡王请安，袭郡王万福。”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袭郡王索阁。他轻点了下头，道：“起来吧。”

“谢袭郡王。”惜日道。

“你就是田大人之女，田惜日？”索阁的声音很低，听在耳中很具压迫感，和两年前在大殿上听到的不同。

“是。”惜日淡然回道。

索阁道：“今日堂弟龙茗多有冒犯，还请田小姐看在本王的面子上原谅他一二，本王回京后必到府上向田大人当面请罪。”

“免了。”惜日道。

惜日的冷淡令索阁沉默了一下，他回头看了龙茗一眼，只见龙茗正微露疑惑地斜睨着惜日。

“田小姐是不肯原谅舍弟吗？”索阁的声音很轻，却透出不容顶撞的威严。

“不是。”惜日道。

“那又是为何？”索阁的追问暗夜中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惜日侧过脸去，淡淡地望向远处的黑暗之地，回道：“今日之事罢了，我不想任何人知晓，也望袭郡王和令弟从今后都不要再提起此事，便是对小女子的一个交代了，我有些累了，想回别苑。”

索阁颌首，向惜日伸出手来：“田小姐放心，今日之事在下和舍弟都不会向第四人提起。姑娘若不觉冒犯，可否让本王亲自送姑娘一程？”

月光下，伸过来的手很大，长满了趼，一看便知不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惜日望着那只手道：“谢王爷，小女子不敢有劳，还望能唤来我的侍从，接我回去便可。”

那双大手没有半点迟疑地便收了回去，道：“龙茗，你去叫田小姐的侍从过来。”

一旁的龙茗至始至终都沉默着，静静地打量着惜日，听到堂兄的吩咐，也不迟疑，点足便向檐下飞去。